

同名电视剧正在筹拍



揭开一桩官场与商场幕后阴谋
还百姓一片蓝天

双权

白长信 著

群众出版社

白长信 著

收权

群众出版社
二〇〇六年·北京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政权 / 白长信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6.1

ISBN 7-5014-3592-8

I. 政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D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2543 号

政 权

著 者: 白长信

责任编辑: 杨桂峰

封面设计: 郝大勇

责任印制: 张代英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信 箱: qzs@qzchs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787 千字

印 张: 11.25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3592-8 / I · 1525
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
定 价: 19.8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白长信，男，1950年生于辽宁省大连市。1969年参军，退伍后在军工企业历任厂长办公室秘书、副主任、主任。后调入大连市委宣传部，现在大连电视台工作。著有《父辈的童年、我的童年及孩子的童年》、《哎！四十岁》、《高薪与养廉》等多篇散文随笔。

作者简介

蓝江中大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周江涛于庭审前突然死亡。

.....

两个月后，阳江市公安局长叶辉接到省委组织部调令：调叶辉同志出任蓝江市政法委副书记（主持政法委工作）。

看到这份由市委组织部转过来的调令，叶辉茫然不知所措，一段时间里阳江政法界一直传说叶辉要提拔为省公安厅副厅长，却没有一丝消息透露他要去蓝江。

省市两级组织部在此之前连声招呼也不打，无疑是不合情理。包书记可能放我吗？这个想法在叶辉的脑子里一晃而过，便被否定了。调令发出之前，省委组织部不会不征求市委书记的意见。叶辉又看了一遍市委书记包云天在调令上的签字，想从中找出点什么，可上面是板上钉钉的口气：已阅，请市委组织部于近期为叶辉同志办理调转事宜。

所有的推测只有一种：包云天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丝毫的含糊，态度坚决。他真不知道包书记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不替他挡挡驾，为什么轻易地同意了省委的这个决定。

一纸调令终止了叶辉的警察生涯。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很难接受。

叶辉直接闯入包云天的办公室，掏出调令摔到包书记的面前：“包大人，这事你怕是早就知道了吧？”这句“包大人”是私下里叶辉对包书记的称呼。

包云天对老部下的举动并不反感，但他还是粗声粗气地吼道：“真他妈的没礼貌，知道了又能怎样，你敢吃了我？”

“我不想走！”叶辉一屁股坐到沙发上。

当他来到包云天的面前时，悠然产生了依依不舍的心情，舍不得15年里与之朝夕相处的这位市委书记，这种感受也只有他与包书记最清楚。他相信包云天也舍不得他，相信包云天有能力让省委组织部收回调令，只要他肯打个电话。

“叶辉呀，我想你会来的，说心里话，在你临走之前我想和你好好谈谈，可没想到你先找上门了。蓝江可是全国出了名的大都市，那么好的地方，换了别人怕是要抢破了头。谁愿意守在阳江这个穷地方，真的不想走？我不信。”

“信不信由您，反正我是不想走，这个公安局长我还想干下去，没干够！再说，有您在我更不想走。”

“军令如山啊！组织上决定了的事情你就得无条件服从。对于你的调动我也经过反复斟酌，说实话我是不想放你，舍不得你走。”

“既然舍不得，您为什么要放？我搞不明白！”

“以后你会明白的。”包云天回答得很含蓄，脸上闪现出复杂的表情。他抽出一支烟递了过去，又亲手为叶辉点着，“另外，省委组织部已同省公安厅谈妥了，仍然保留你的警籍。最后要向你说明的是，如果你干得不顺心随时都可以回来，阳江公安局长的位置再空一段，先留着。叶辉，不知你还有什么要求？”

“看来我是非走不可了？”

“对！非走不可。”

叶辉离开了阳江，把十几年辛苦留在这里。

到蓝江的第二天，叶辉接到老同学市公安局史向东的电话，史向东说要为他接风。叶辉没有同意。“接风就不必了，晚饭后你来接我，带我看看蓝江的夜景，顺便去趟灵山。”

“也好，是该去灵山看望看望两位老人。”

吃过晚饭，叶辉走出机关餐厅，一个人在市委大院悠闲地走来走去，一时间感到有些孤独。离开了阳江，离开了公安局长的岗位，他有一种失落感。可也有如意的地方，毕竟在人生地不熟的蓝江还有老同学史向东，一想起史向东他也就踏实了。

叶辉和史向东自1988年从公安大学毕业后同时去了公安机关，虽然一个在阳江一个在蓝江，可始终没断了来往。15年间，他们就像在田径场上进行着一场马拉松式的比赛，互相间在较着劲，最终谁也没有被谁落下，都一步步地从普通民警干到刑警，接着干到了刑警副支队长、支队长，随后又双双走上了副局长、局长的岗位。

史向东驾车来到市委大院，一下车就快步迎向叶辉：“老同学，你这一来可把蓝江大大小小的人物给惊动了。”史向东脸上流露出少有的笑容，显得很兴奋。

“这话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在耍笑我吧！”叶辉有些惊讶，一只脚刚踏上车又退了回来。

“上车再说，上车再说。”史向东把叶辉推上车，迅速驶出市委大院，一边开着车一边说，“你是真不清楚还是假装糊涂？”

“我在你面前装什么糊涂？直说！到底是咋回事？”叶辉看着史向东那副如同抹了一层油墨的黑面孔，加重了语气。

“据说你这次到蓝江工作是准备接市委书记的班，在政法委只是站站脚，过渡一段时间。在你没来之前，蓝江这里早就有这种说法。”

史向东的话大大出乎叶辉的预料，但是他立刻意识到这绝不

可能。如果真有其事，包云天难道会不知道？史向东也许是以这种形式向自己传递着某种信息。官场上的角色转换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，更何况牵扯到一位大都市的市委书记，这样莫须有的说法一旦传到了市委和省委，没准会惹恼了哪位大人物。叶辉思索着，这样看，自己的到来让蓝江的某些人不快，觉得不舒服，接替市委书记的说法或许是有人故意散布的谣言，试图把自己赶出蓝江。

史向东见叶辉在沉思，放慢了车速，“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你刚才的话。”

“怎么？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“这种传闻你也信？我来蓝江是正常调动。如果真是接替市委书记，省委方面就不会这样安排了，最起码也得提我一级，比如说可以把我安排到政法委书记的位置上。我猜这只是个传闻，不过，这样的传闻倒是让我有些心惊胆战喽！”

“不管怎么说你也是省委派来的，怕什么？再说了，传来传去还真有可能顺势把你给推上去，如果换了我，我是不怕。”

“你在蓝江干了十好几年，当然是不怕了。我倒好，人还没到闲话先来了。”

蓝江离灵山县有 100 多公里，前往灵山，先要经过森林公园，接着就是玉湖公园，过了玉湖公园便是蓝灵高速公路。史向东把车开得很快，没多久便到了灵山县城，开进一个部队干休所的院子，停在一栋二层小楼前。院子不大但很清洁，一尘不染，到处都是树木花草，排列整齐布局合理。四周散发着淡淡的军营的气息，时而有军车出来进去，不时地有军人在走动。

叶辉同史向东走进那栋小楼，见父亲正在专心致志地练书法，对两人的到来没特别反应，摆了摆手让他们坐下，又干起自己的事。母亲站在叶辉面前，眼睛在儿子身上扫来扫去：“你这么长时间没回家，可把你爸想坏了。”

“我没想，那是你想。”

“你就是嘴硬，昨天你还给包书记去电话了呢！”

父亲放下笔，坐到史向东的对面：“向东，你说公安局长干得好好的，哪能说免就免？包云天是市委书记呀！我总得找他问个明白吧？”

叶辉没料到调动的事父亲这么快就知道了，还与包书记通了话，看来他的到来在蓝江地区的确引起了震动，这就更加证实了史向东刚刚的那番话。

没等史向东回话，母亲插了一句：“问明白，问明白！你就知道较真，现在不清不浑的事多着哩！不让你问你偏要问，怎么样？吃了一顿闭门羹，生了一天闷气，这下老实了吧？”

“老实？没那么容易！我的儿子我清楚，他就是当警察的料。别说是当个芝麻大的公安局长，就是当公安厅长、当公安部长也不在话下。”老爷子愤愤不平地说道。

“大伯，叶辉这次调动是提拔重用，他管的可是蓝江市的公检法部门，我这个公安局长也在他的领导下。”史向东劝慰道。

“向东，你别以为我老头子什么都不懂，我当过师政委，也管过万八千号人。政法委算什么？上有主管政法工作的市委副书记，公检法的事还用得着他来管？蓝江政法委光副书记就有五六个，我看，政法委快成收容所了。”

“包书记究竟和你怎么说的？”叶辉急于知道父亲和包书记说了什么。

“他说这件事是省委组织部安排的，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。你说他不清楚谁会清楚？我看他这是打官腔！这事就是他一手捣鼓的，无非是想让你把公安局长的位置倒出来，安排他的人。”老爷子叹了口气说，“这事都怪你父亲没本事，我要是军区司令，谅他也不敢！”

“我看包书记不是这种人。”

“我看他就是这种人！”

回到蓝江已是大半夜，史向东同叶辉驱车去了位于西郊的江都大厦。说是大厦，实际上是由一座座建筑组合起来的群体，其中各式建筑无一雷同，风格各异且错落有致。江都大厦三面环山，一面临着一望无际的清水湖，建筑群与自然景观和谐有序地融为一体。

两人乘车围着江都大厦转了一圈，在主楼前下了车。叶辉点燃一支烟，边走边看，史向东从叶辉那里要了一支，两手分别拿着烟的两端放在鼻子底下闻来闻去，像警犬似的嗅着气味。其实他并不吸烟，这是他的一种习惯，大多是在思考问题时才有这样的举动。叶辉把打火机伸了过去，被史向东挡住没让点，依旧拿着烟在闻，目光在叶辉的脸上扫视着。

叶辉站在主楼前看了一会儿，便独自朝清水湖走去，直到接近岸边时才转回身观看大厦的全貌。在阳江时叶辉曾听说蓝江人对江都大厦颇有非议，为此有人还写了举报信发往省委和中纪委。似乎大厦里面藏着很多秘密，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事情。叶辉大概算了一笔账：建设这样一个工程起码不下十几个亿，如果出现了通常所讲的“暗箱操作”，项目管理者拿到手的绝不是个小数目，按十几亿的比例计算也许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。

“哎！净瞎操心，纯粹是职业病。”叶辉暗暗自讽道。他觉得自己仍然没能从公安局长的圈子里跳出来，好像公安工作的惯性依旧在发挥着作用，随着这个惯性他有必要再向前走一程。

离开江都大厦，史向东把叶辉送回住所，临别时嘱咐道：“接替市委书记的说法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，是真是假迟早会有眉目。另外，我想提醒你的是，劝劝你的老父亲，老爷子的脾气我也清楚，别让他再给包书记打电话了。真要把老爷子惹翻了，他还真有可能到省里去找，说不定还要去北京呢！”

“老爷子的工作我会做通的，你就放心吧！”

史向东走后叶辉很快就睡下了，睡得很沉，没多会儿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把他惊醒。他抓起电话：“喂！哪位？”

“叶书记，请原谅，深夜给你打电话让你受惊了。”对方很有礼貌地说。

“请问，你是谁？”叶辉问道。

“你别问了，暂时不能告诉你我是谁。”

“好吧，有话请讲。”叶辉意识到这是一个匿名电话。

“请问，你是来这里调查周江涛的案子吗？”

这个人的提问让叶辉无法回答，但叶辉觉得有必要听听对方要说什么。

来蓝江之前，叶辉就听说过蓝江中大国际公司有个叫周江涛的总经理被抓，这起案子在蓝江轰动一时，结案后办案人员全部得到了省政法委和司法机关的明令嘉奖。

叶辉看了一眼墙上的电子钟：现在是凌晨3点，没有重要的人谁会在这个时候来电话？

“有话请直接说，你反映的情况我会重视的，请你相信！不必绕弯子。”叶辉加重了语气。

“听说你是有来头的，是专程来蓝江了解周江涛的案子的。我考虑，有必要搞清楚你的身份，才能向你反映情况。”对方的语气咄咄逼人。

身份？蓝江政法委副书记就是我的身份！叶辉只是这样想，却没有这样说。他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方式做了回答：“你所说的来头我不明白，所以我只能实事求是地告诉你，我没有什么来头，到蓝江是出任政法委副书记。我来蓝江也不是专程调查周江涛的案子，不过，我既然负责政法委的工作，就有义务过问公检法的事，你如果有情况向我反映，我会认真对待。包括你刚才提到周江涛案子的事。希望你相信我！”

“可蓝江很多人说你是中纪委的特派员，专程来这里复查周江涛的案子呀！”

“我是从阳江来的，不是从北京来的，更不是什么特派员。请你别误会，不要相信那些流言蜚语。”叶辉再一次解释道。

叶辉的话让对方很失望：“一个政法委副书记哪管用，周江涛的案情可没这么简单！”说完电话就断了。

公安工作有句行话：没干过刑侦的就不算是真正的警察。叶辉干过刑警，当过刑警支队副支队长、支队长，当过主管刑侦业务的副局长，可称之为名副其实的警察吧。因此，通话时他很想说我是—名优秀的警察，你只管放心！但他没说，因为人家要找的是中纪委的人。然而就算政法委副书记不管用，不是还有市委吗？市委不管用还有省委。另外，还有司法监察部门。这个人如果掌握了周江涛的案子在某个环节上有问题，就该通过司法监督这个重要的渠道往上找。叶辉认为自己所想的这个人也一定想过，也许已经试过。究竟试得怎么样，叶辉也料到结果不会很理想，不然他是不会把他当作中纪委的人，于凌晨3点打来电话的。

叶辉似乎觉察到周江涛案有可能潜伏着某种背景，如果情况真的如此，从刑侦角度分析就有可能是一起连锁案。也就是说小案结了，与之相关的大案被掩盖了。

蓝江究竟隐藏着什么？周江涛的案子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况？叶辉在思索。

星期三的早上，叶辉刚进办公室，电话就响了。他看了下表，差20分钟才到上班时间，估计这个电话很可能是包云天打来的。因为在这个时间给他打电话的经常是包云天，只有他了解叶辉的生活习惯。多年来叶辉的办公室总是放着两件健身器械：一副哑铃和一副拉力器。每天上班叶辉都要提前二十几分钟来到办公室锻炼体能，十几年间一直坚持。叶辉连忙抓起话筒，立时听到包云天粗声粗气的声音：“叶辉吗？”

“是我。”叶辉抑制住兴奋的情绪，装出一副平淡的口气。

“这么长时间连个电话也没有，你小子把我忘了吧？我可是惦记着你哩！”包云天开着玩笑。

“惦记我？在您的眼里我有这么重要？早知道您对我这么关

心，我就不来这个鬼地方了。包大人，看来我真要好好感谢您。”

“那倒是，你想想，蓝江那么好的地方别人想得头痛可就是去不了。而你叶辉没费劲就去了，既没跑关系又没挖门子，这不挺好吗？”

“是挺好哇！你给我找了一个养老的地方，我哪敢说不好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政法委这个行当我也不是没干过，这话是从何说起？”

“我来这儿一个月了，政法系统的事情根本就插不上手，这倒好，每天除了看看文件，余下的时间就是听听报告看看报纸。我现在真成了个大闲人，太无聊了。”叶辉埋怨道。

“你这个人也太难伺候了。当公安局长那阵子一见到我就叫唤，说我想把你累死。现在事少了也叫唤。”

“包大人，说心里话，我真是不想在这里待了。”

“真想不到你会这么不开窍，你不是没事干吗？那你给我记住，我就是要你这个大闲人没事多听、多看、多动动脑子。”叶辉似乎领悟了，电话没挂，两人都沉默着。过了一会儿包云天问道，“这段时间有什么风声没有？”

“有人传说我是来接市委书记班的。这股风究竟是从哪里刮起的，我至今没能搞清。”

“我也听说了，他妈的，这种狗屁谣言能吓唬住谁？让他们传好了，最好能传出你接省委书记的班，去中央接班。”包云天气愤地说道。

“还有厉害的呢！我刚到蓝江，就接了一个奇怪的电话，这个人把我当成了中纪委的特派员，要同我反映一个情况，就是蓝江中大国际公司总经理周江涛的案子。”

“这个人和你怎么说的？”包云天急切地问。

“他没说，他要找到中纪委的人才肯说，我告诉他我不是中纪委派来的，也不是专程调查周江涛的案子。”

“你真够糊涂！多好的机会你竟然丢掉了。你就说你是中纪

委派来的那又怎么样？你呀！真不知道你这个公安局长是咋干的。”包云天的声音把叶辉的耳膜震得嗡嗡作响，叶辉不得不把听筒从耳朵上拿开，隔着一段距离。“我告诉你，周江涛的案子已经被人举报到中纪委了，可蓝江这边却捂得严严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周江涛的案子没问题，他们会捂吗？”

“我敢肯定这个人还会找上门。”

“根据什么？”

“根据这个人周江涛案子的重视程度！还有，就是我这个假特派员的身份。现在这里到处在传蓝江新来的政法委副书记是上面派下来的，是有来头的。您想想，就凭这也足以形成一种震慑力！我判断近期这个人还会同我联系。”叶辉显得胸有成竹。

包云天来电话之后，叶辉一直在等那个匿名电话。直到第十二天电话还是没来，这个人似乎被蒸发了，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蓝江的茫茫人海中。

叶辉等不及了，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判断。

第十三天晚上10点，叶辉住所的电话响了，他断定这不是他要等的，他等的电话不会这个时间打来。来电话的是蓝江公安局看守所教导员靳小鹏，是叶辉父母的干儿子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叶辉的父亲在部队任师政委，靳小鹏是这个部队的机要参谋，由于工作关系与叶辉的父亲有了更多的来往。叶辉上大学后，靳小鹏就成了叶家的常客，替叶辉照顾起父母。靳小鹏很小时父母双亡，临转业前叶政委认下了这个干儿子。1989年靳小鹏转业来到了蓝江公安局，分配在派出所任副指导员。三年后调到市局看守所任教导员，一干就是十来年。八十年代初靳小鹏与叶家奠定的这段感情一直延续至今。

此时此刻，叶辉绝没意识到，正是靳小鹏这个电话把他卷入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，卷入了一件生死攸关的案子里。

叶辉拿起电话，立刻觉察出对方焦虑不安的心情。

“叶辉，你身边有人吗？”

“没人呀！”

“怎么有嘈杂声？”靳小朋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“噢！是电视的声音。”叶辉忙把电视机关了。

“我想尽快见到你，有件很要紧的事，很要紧！”

叶辉感觉对方既紧张又惶恐，忙回应道：“我这就过去。”

“别过来！我这里不方便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”

“那你就到我这里来。”

“不行！这个时候我过不去。”

“小朋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能不能在电话里说？”

“不行！只能见面说。”

两个“不行”使叶辉警觉起来，“好吧！你看什么时间？”

“越快越好！明天下午两点，我到你那里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行！就这么定了。”叶辉当即拍板。

第二天下午，靳小朋准时来到叶辉的住所，叶辉发现他消瘦了许多，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。叶辉把沏好的茶放到靳小朋面前，又递过烟帮他点着，靳小朋接过烟只顾一个劲地吸，表情有些呆滞。

“听父母说你前几天去了一趟灵山。”叶辉问道。

“是去了！干妈来电话告诉我说，你这次调动惹干爹生了一肚子气，我不得过去劝劝吗？”靳小朋口吻中夹杂着对叶辉的抱怨。“叶辉，你来之前为什么不同我说一声？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，像你这种人在蓝江这个鬼地方是很难待得住的。”

叶辉从靳小朋的语气中体会出，他对蓝江没有什么好感，对他生存的环境很失望。可他是一名警察呀！鬼地方这样的话他能说出口，看来他不光是在宣泄，怕是遇到了什么事。

“小朋，你在这里一待就是十多年，我怎么就待不住？”

“你和我一样吗？我只是公安局基层的管理人员，一个看守

所的教导员，怎么能同你一个政法系统的领导干部相比？蓝江市政法系统这潭子水浑着呢！你管得了吗？别人可以睁只眼闭只眼，你能行？”靳小鹏的神情中流露出深深的担心和忧虑。

“小鹏，你找我不是要我返回阳江吧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”

“那好，咱们俩是兄弟。我叶辉的为人你不会不清楚，我不贪不沾，你说，就凭这我怕什么？就算是蓝江的水再浑还会把我给搅进去不成？小鹏，你放心，只要我叶辉敢来就不怕！直说吧，找我到底为什么事？”

“这样一来怕是要给你添乱了，有可能还会牵累你，我是担心你呀！这件事叫谁沾上都够受，可我实在没别的办法。所以，你一到蓝江我还是想到你，但我又一直下不了决心，我是怕把你往火坑里推。”直到这时靳小鹏仍然还在犹豫，手中的茶杯端起又放下，放下再端起来。

叶辉觉得他精神上的压力仍然很大。“小鹏，你既然想到了我，也下决心找我，那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？其实，有些事不一定这么可怕，也许是你考虑得过于复杂了吧？”

靳小鹏突然间起身向房门走去：“这件事容我再琢磨琢磨，等等再说。”

叶辉拦住靳小鹏，把他按到沙发上。“说吧！小鹏，天塌不下来的。”

靳小鹏抬起头看着叶辉，眼睛里透出了光泽。“你听说过周江涛的事吗？”

“这件事我知道。”为缓和靳小鹏的心理压力，叶辉故意显得很轻松。

看着叶辉不太在意的样子，靳小鹏加重了语气：“你知道？那你就说说看，要我说你也就知道个皮毛吧！”

“听说周江涛在抓江都大厦工程时犯了贪污罪，批捕后没等到开庭就死了，据说是突发性心肌梗塞。”叶辉平静地说道。

“周江涛绝不是因病死亡！他是让人害死的。什么突发性心肌梗塞，那是专案组下的结论，这里面有阴谋。叶辉，周江涛的案子背后很可能潜伏着一个很大的背景，我发觉有人在他身上做了手脚。”

叶辉震惊了。自从接到那个匿名电话，他也曾怀疑过司法审理过程中有违法操作的行为，甚至还把审理案件的相关人员过了一遍，而唯独没怀疑过周江涛的死因。

“小鹏，据我掌握，周江涛的案子已被市委作为反贪工作的成果上报了，并得到了省委的表彰。这就是说周江涛一案已经被司法机关确定为铁案，铁案是很难翻的。另外，我听说对他的批捕也是由省市两级检察机关共同审查后做出的结论。”还有，据说周江涛的死亡也由医院做出了鉴定，提供了心肌梗塞猝死的合法证据。所以周江涛的案子从进入‘两规’到批捕，直到死亡，每一个环节都有权威部门提供的证据……”

没等叶辉说下去，靳小鹏打断了他：“我有足够的证据，人证物证我全有。周江涛被害，我就是人证。周江涛被押到市局看守所那天一直由我负责看管，我从来就没发觉他有什么病，更没有什么心脏病史。周江涛死亡的那天夜里我一直在场，当时的情况我都清楚，我怀疑有人杀害了他是有十分把握的。另外，周江涛死的前几天留下的一封信还放在我这里。”

“信带来了吗？”这封信引起了叶辉极大的兴趣。

“没带，这没关系，你什么时候要我就什么时候交给你。这封信是周江涛准备发给中纪委的，我没敢拆也没看过，不过，里面的大体内容周江涛全都和我谈过。其实周江涛的贪污情况我也清楚，最多能判个十年八年。当然，他本人更清楚，可是他万没想到他会被判死刑，当周江涛得知他可能被判处死刑时，就意识到自己被人耍了，是代人受过替人顶罪。他就偷着写下了这封信，托付我转交给中纪委，在他写信那几天我给他提供了很多方便。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发出去，距开庭前一周，周江涛就死了，这封信也